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

真二

逸民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
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
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相成之遊武
混群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
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遁逃也
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
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
近憂避牛跡之淺險而隨百仞之不測達濡
足之泥溼投鑪冷而不覺乎逸民答曰夫鏡
志於鸞鼠者不識鸞虞之用心盛務於庭粒
者安知鴛鴦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朝菌
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龜魚蛇之嗤應龍也
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議玄曠之高韻哉吾幸
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
曰昔狂狷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
誅之吾子沈潛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
用兵短於為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嶽
以博納褒貶豈真德樂育人才而甘於刑殺不

修仁義故其功殺之禍明於始封周公聞之
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
無烹鮮之術出致速之御推戰陳之法害高
尚之士可謂穎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沫以
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淮的者也夫傾廡鳥
之巢則靈鳳不集澆魚鼈之池則神虬遐逝
刺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害一介之士
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
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
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讎敵也去彼市馬骨
以致駿足軼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速乎子
謂呂尚何如周公乎仕人曰不能審也逸民
曰夫周公大聖以賈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
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轡所
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一人皆逼以在朝
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
之暴尸而溝澗之腐骨矣唐堯非不能致許
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戶也夏禹
非不能逼柏成子高也成湯非不能錄下隨
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晉平非不能

吏期唐也然復而肆之貴而重之豈六君之
劣弱也誠以百行殊尚默然難齊慕尊賢之
美稱耻賤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
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開弘風化熙隆
遐讓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冒昧雖器不
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
於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贊懷貨宵征同塵
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問之本赴雷
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肯苦言以侵隱
士寧肯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尚居
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藝然其
弘曠恢廓善恕多容不繫於累蓋豁如也雖
飢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為
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
杜婉妻之親覲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也宜
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
且夫呂尚之被狷華者在於恐其沮眾也然
俗之所患者病乎躁於進趨不務行業耳不
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往往
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

此常慙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志當遺責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為。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雖復管督之危辱，之便迫，猶華猶必不肯乃當憂其壞俗。邪臣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賈備，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猶華之沮眾邪？設令殷紂以尚逃遁收而斂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手孔明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我亦不使高世之士辱於行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賄黨援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墮。將為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讓退。

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為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治童蒙，闡弘禮教，何必服巨象，使捕鼠，購鷹也。則鍾鼎錡其聲者，乃寒淪藪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答曰：「子可謂守培塿，玩狐丘，未登闕風而臨雲霓，既澁汀游潢，未浮南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勛伐也。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量以絕群，聘迹以絕軌，為常人所不能為，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為。凡俗所量恬粹，不為名位所染，薄風足以濯百伐之穢，高操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輅，被犧牛之文繡，吞詹何之香餌，朝為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夾，夫斥鷃不以蓬蒿易雪，雀之表玉，鮪不以幽岫質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鸞登高巒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馬哉？」

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清素者，述繁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滅於俗。史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為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為上。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辱夫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為高也。夫不辱者，知羈繫之為濇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修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既備，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感德。身帶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謂高士。或有乘危冒險，投死志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脛毛之士，何其緬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得意山澤，不荷世責，蕩然縱肆，不為時用，嗚呼！利誠為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展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湯大明乎無外，宣姬煦之和氣者，日也。耀華燈於闇夜，冶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

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為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刃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渠之沃校其巨細孰為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馬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故不棲於心術芒芒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滌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螭翼也若然者豈肯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為雞鑽之用抑靈叢為魏華之音推黃鉞以適鈇錄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野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莫與易也

故醉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衣布被拔葵去織狔不掩豆菜肴糲又獲遍下邀僞之譏樹塞反坫三歸玉食穰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滂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縵乎杵軸之間腹仰阿而已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為埃塵矣禮幣糊口布褐緼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為尊樂喻之無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為名邪則偷毫可以溲憤適為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鏡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為功揚雲不以治民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遁之士則為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林者脩德以厲

貪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虛空冷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窺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于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蕃魏之功今陽者潔行蓮華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切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為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

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
徵左中郎博士趙相待中太司農皆不起昭
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疋及羊酒法高
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
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五帛安車輕
輪聘韓伯休不到以玄纁五帛安車輜輪聘
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樵為太守不起然皆
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褒隱逸之士
不謬者則呂尚之誅華士為凶酷過惡斷可
知矣任人乃慨然自失慨爾水歎曰始悟超
俗之理非庸瑣所見矣

把朴子外篇卷之二

把朴子外篇卷之三四 真三

勗學

把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
雕鍛鑲璞藝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
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
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為國退可以保己是
以聖賢罔莫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
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
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斷削刻畫之薄伎
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善況乎
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
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
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
發丹青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
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
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閨風捫晨極然後
知井谷之闇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
牆之至固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
馬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
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

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幽
鈍者醒悟文梓于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
班輸之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之君子
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
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
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
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綠所以
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
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
天地無所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
事乎泥涅可令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
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
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
誠又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駟
教之功也驚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
鷹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
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貫而弗休必鈞
高乎峻極矣大川滔漭則虬螭群游日就月
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止夢乎且何徒解
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雞帶犢靈瑀鳴蟬杖